

推进浙江城市化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推进浙江城市化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课题组

关键词:城市化; 区域经济; 浙江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生活素质的不断提高,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利用城市化进一步增强工业化的动力,不仅有助于实现产业结构的整合与升级、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能够有效地推动浙江经济的顺利转型。在经济逐渐成熟阶段,为了不断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必须以城市化为主线,通过强化扩散效应使经济增长中心更大范围地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一、浙江城市化水平及特点

城市化水平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地区经济综合实力的主要依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依市而城”的效应使之进一步扩散。区域产业优势的整合、城市财富的集聚及基础设施的日趋完善必然会加速城市经济的扩张及行政区域范围的延伸。

(一)浙江城市化历程及水平

浙江的城市化进程在真正意义上是从 80 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自 1985 年以来,浙江的城市化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5— 1990)是城市化的起步阶段,利用高速的工业化建立城市化的经济动力,大量的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第二阶段(1991— 1999)是城市化的展开阶段,以工业化为主动力,配套提高与完善城市的社会服务功能,建立一批中小城市,促进大城市的发育和扩张。2000 年,浙江开始了城市化的第三个阶段,即城市扩张阶段。通过扩大城市规模,增强城市的集聚功能,以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

由于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口径与国际基本接轨,便于浙江城市化水平的横向比较,因此,按照一般的评价方法,城市化水平即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根据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公布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2000 年浙江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 48.7%,这个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36.1%)高出 12.6 个百分点,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居第 8 位,在华东六省、市中居第 2 位。

从城市化发展速度看,在经历了 1990— 1994 年城市化滞后时期以后,浙江的城市化建设重新出现快速发展的态势。1995— 2000 年期间,浙江城市化速度年均增长 8.4%,成为历史上第二个高速时期。这种状况也与浙江经济素质提升、市场发展完善程度及城市区域面积比重扩张等基本吻合。

(二)浙江城市化的特点

2000 年,按照新标准测算的浙江城市化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2.6 个百分点,已经超过国际上城市化的平均水平(47%, 1998 年)。客观看待当前的浙江城市化水平,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特点:

1. 城市化由沿海到内陆梯度推进,但发展速度相对滞后于工业化速度,以致不能有效发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联动效应。

表 1 2000 年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城市化水平排序

位次	地区	市镇人口比重	位次	地区	市镇人口比重
	全国平均	36.09	16	青海	34.76
1	上海	88.31	17	新疆	33.82
2	北京	77.54	18	重庆	33.09
3	天津	71.99	19	宁夏	32.43
4	广东	55	20	陕西	32.26
5	辽宁	54.24	21	湖南	29.75
6	黑龙江	51.54	22	广西	28.15
7	吉林	49.68	23	安徽	27.81
8	浙江	48.67	24	江西	27.67
9	内蒙古	42.68	25	四川	26.69
10	福建	41.57	26	河北	26.08
11	江苏	41.49	27	甘肃	24.01
12	湖北	40.22	28	贵州	23.87
13	海南	40.11	29	云南	23.36
14	山东	38	30	河南	23.2
15	山西	34.91	31	西藏	18.9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

表 2 浙江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程度

指标/时间	1979 以前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城市人口比重(%)	14.7	13.5	19.8	31.2	32.6	48.7
城市用地规模	21%	31%	35%	37%	38%	42%
城市化速度①	—	-1.3	7.9	9.5	0.9	8.4
工业化系数%②		40.1	60.8	70.8	85.9	91.1

资料来源：《新浙江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浙江省 2000 年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浙江统计年鉴》。

浙江的城市化是伴随工业化战略的推进而推进的,即从浙东南地区率先开始,因此,在发展时序上也存在由沿海到内陆梯度演进的过程。这种梯度推进的特点,表明浙江的城市化进程基本符合“核心—边缘”的理论。近20年来,浙江城市化的速度相对缓慢,远滞后于工业化,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又影响了工业化演进的速度。从1980—1985年,浙江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6.3个百分点,而同期工业化系数提高20个百分点。1990—1995年,工业化系数提高了15个百分点,而城市化水平仅上升了1.4个百分点。城市化不能有效地与工业化相协调发展,不仅制约了工业化进程,同时还制约了浙江经济素质的提升和经济结构的顺利转型。

2. 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化集聚效应发挥得较为充分;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城市的向心力作用不强。

在经济基础较好的杭州、宁波、温州三个地区,城市的资源集聚功能表现较为充分,有效地带动人口、资本、资源的流入。80年代以来,三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与经济总量一直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1980年,杭、甬、温三大城市的人口总量为1563万人,占全省人口总量的40.8%;2000年,人口规模达到1899万人,比重上升至42.2%,比1980年提高了1.4个百分点。以杭州市为例,从1980年到2000年按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5%计算,2000年杭州市人口自然总数应为557万人,而2000年的实际数为622万人,两者差距的数字(近65万)表明存在人口净流入的趋向。三大核心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由1980年的89亿元上升到2000年的3387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亦由1980年的47%上升至2000年的51%。反观之,从1980—2000年,除杭、甬、温外,全省其他8个市人口的集聚与经济总量的扩张则显得相对缓慢。特别是丽水、舟山、衢州等市,由于工业化速度落后于全省一般水平,因此,出现了极化过程中的离心趋势。以舟山为例,按1980—2000年年均人口自然增长6.7%计算,2000年人口总量应达到102万人,而实际人口数为98万,两者差距(4万人)表现为人口净流出趋势。而衢州、丽水的人口在1980—2000年之间人口增长缓慢,同样反映了人口净流出趋势。

表3 杭、甬、温三大核心区的集聚效应
单位:万人、亿元

地区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人口总数	GDP								
杭州	516	41	543	90	575	190	598	762	622	1383
宁波	466	30	488	71	511	145	526	638	541	1176
温州	581	18	629	38	667	78	698	404	736	828
合计	1563	89	1660	199	1753	413	1822	1804	1899	3387
占全省比重%	40.8	47.0	41.2	48.2	41.4	48.0	41.7	48.0	42.2	51

资料来源:《新浙江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浙江统计年鉴》。

3. 城市的各种功能齐全,但是由于城市规模较小,分布较为分散,没有形成具有规模效应的城市连绵带。

按照国家有关城市规模的评价标准,2000年以前,非农人口在20万以上的大中城市,广东31个、山东37个、江苏22个,而浙江仅8个。非农人口在1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山东3个、江苏2个,浙江仅1个(杭州)。2000年,宁波、温州城市人口分别为124、119万,其中非农人口均不足百万人,未达到特大城市的标准;其他中心城市则基本属于中小城市系列;全省非农人口在20万

以下的城市高达 27 个。2001 年 4 月, 杭州市通过城区合并扩大规模, 城市人口增加到 319 万人左右, 才使得浙江唯一的特大城市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的规模排位由原来的位居后列上升至前 4 位。从建制小城镇的发展情况看, 1985 年浙江小城镇数只有 500 个左右, 2000 年增加至近 1000 个, 呈现小城镇快速发展的趋势。但是, 这些小城镇的规模普遍较小, 平均人口仅 5000—10000 人左右, 且较为分散, 这种行政区域的分布无疑不能有效地形成城市的聚集效应。在杭州、宁波、温州三个城市之间, 由于缺少规模以上的中等城市, 使得这三个城市相互间缺乏产业链的承接, 因此不能有效地发挥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动效应。与苏南城市带、粤东南城市群相比, 虽然浙东南沿海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之相当, 但在发挥资源集聚效应、城市辐射功能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明显不及上述两个地区。1999 年, 苏南城市带、粤东南城市群的市区 GDP 总量已经分别达到省域城市经济总量的 92% 和 91%, 对于省域国民经济的贡献份额也分别达到 54% 和 50%, 而浙江东南沿海城市市区经济总量大约占全部城市经济的 70% 左右, 占全省经济的比重接近 40%。

表 4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缓慢地区离心趋势

	1980 年		2000 年		GDP 年均 增长速度	与全省平均 水平差距 (百分点)	人口离 心趋势 (-/+)
	人口 总数	GDP	人口 总数	GDP			
衢州	212	8	243	162	9.6	-3.7	-净流出
舟山	89	5	98	114	9.9	-3.4	-净流出
丽水	218	6	249	137	10.2	-3.1	-净流出

资料来源:《新浙江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浙江统计年鉴》。

表 5 杭、甬、温三大城市规模演变趋势

单位:万人、亿元

时间	1980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城市 人口	城市 GDP	城市 人口	城市 GDP	城市 人口	城市 GDP	城市 人口	GDP	城市 人口	城市 GDP
地区										
杭州	113	21	125	45	134	90	144	360	179	678
宁波	92	12	102	26	109	53	114	220	124	436
温州	95	6	103	9	109	27	113	148	119	332

资料来源:《新浙江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浙江统计年鉴》。

4. 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功能性作用逐渐凸显, 经济力量与行政力量的合力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从各自的情况看, 杭州、宁波、温州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 在相当程度上发挥着吸收与辐射作用, 因此, 其在区域内的地位也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 城市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目前, 全省 11 个地级城市的市区面积约占全省面积的 10%, 人口也仅占 20%左右, 但却创造了全省 37.2%的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 GDP 高出全省平均水平近 50%, 实现利税和财政收入占全省的 50%左右。特别是 1995 年以后, 杭、甬、温三大城市市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占全市的比重稳中有升。2001 年, 杭州市进行城市行政区域扩张后, 城市国内生产总值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2000 年的 49%左右上升到目前的约 75%, 呈现了城市经济独步区域经济的局面。虽然这种扩张是在行政力量的支持下完成的, 但是, 由于从城市边缘区演化到城市, 或者从中小城市演化到大城市的过程中存在自然的心理亲合力和经济亲合力, 因此, 城市区域的合并充分表现出城市集聚效应与城市向心力的增强。在行政力量与经济力量的双重作用下, 浙江城市化加速的迹象已经出现。

一般来说, 加速城市化进程有两种途径。一是利用行政力量和大城市扩张的规模与力度; 另一是利用社会与经济的自然向心力, 促进城市区域的延伸。从现实意义上说, 在不违背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 这两种途径都是有效的。为了解决浙江城市化进程滞后的问题, 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十五”规划中确立了重点发展杭州、宁波、温州三个大城市的城市化战略, 无疑也是基于利用城市化推动工业化, 培育和发展都市经济, 促进浙江经济素质提升和顺利转型的考虑。

二、浙江区域经济的重新定位

按照传统的作法, 浙江的经济区域划分也基本沿用了生产(力)区域布局平衡理论, 特别是按照地域位置划分的“东、中、西”标准。这种划分标准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 即产业布局由计划决定。随着浙江社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功能性的区域经济特征基本形成, 因此, 继续沿用旧的划分标准已经不宜了。特别是浙东北(包括杭州、宁波、绍兴、嘉兴、湖州、舟山 6 市)、浙西南(包括温州、台州、金华、衢州、丽水 5 市)的纯地域概念不足以反映这些区域的经济特征。2000 年, 浙东南、浙西北的人口总量分别为 2281 万、2221 万, 大致相当; 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 4371 亿元、2349 亿元, 对比差距较大。因此, 这个在经济学上不再具有积极意义的划分标准应该得到修正。综观浙江经济发展历程, 结合浙江的工业化水平, 我们认为, 浙江经济区域的划分更适合于弗里德曼的“核心与边缘区”理论, 也即是将经济发展区域划分为核心区和边缘区。

(一) 经济区域的划分

根据目前我省工业化所处的阶段, 我们认为, 经过 20 年的极化增长效应, 浙江已经基本形成了三大核心区, 即杭州核心区、宁波核心区和温州核心区, 核心区的增长极就是区域内的中心城市。所谓区域增长极是指“城市地区中存在一组产业活动频繁、创新能力较强的主导产业群, 其所在的城市就构成一个增长极, 并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腹地的发展。”这三大核心区通过各自的集聚、辐射效应使得经济活动向边缘地区扩散, 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 又逐步形成了行政区域更为广阔的“合理经济区”。所谓“合理经济区”是指在市场优化配置资源机制的基础作用下, 尊重一定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的特征, 承认“核心—边缘”地域二元结构的客观存在, 按照比较优势、专业化协作分工、产业结构高度化演进和共同经济利益等经济发展内在联系的内在要求, 依托城市网络和交通通讯便利, 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相对合理的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开放的经济区域系统。

按照核心城市辐射效应的强弱与方向, 我们将以三个沿海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合理经济区界定为: 杭州—嘉兴—湖州合理经济区、宁波—绍兴—舟山合理经济区及温州—台州—丽水—金华—衢州合理经济区。这种划分的主要依据在于产业结构的相似性、互补性和交通运输的便利性。譬如, 宁波的贸易外运与集装箱海运业与舟山优越的港口条件相结合, 可以产生同产业或产业相近的资源优化优势。温州、金华、丽水等地则由于存在着传统的商业联系和地缘交通的捷径(特别是金温铁路建成及杭甬高速公路向温州延伸后), 因此, 在经济联系方面显得更为密切。

(二) 区域经济实力的评价与比较

表 6 杭、甬、温三大核心区增长极发展状况

		1980年	1985年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杭州	工业化程度	58.1%	52.1%	46.3%	48.1%	49.2%
	城市化水平	25.8%	28.8%	40.5%	42.8%	58.6%
宁波	工业化程度	48.1%	52.0%	49.8%	51.5%	51.1%
	城市化水平	15.6%	19.1%	38.6%	40.1%	55.8%
温州	工业化程度	35.5%	38.1%	38.2%	48.1%	50.8%
	城市化水平	12.5%	16.3%	28.2%	35.6%	51.5%

资料来源:《新浙江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浙江统计年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注:2000年城市化水平为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浙江东南沿海地区空间结构的转换能力明显高于内陆地区,这是沿海地区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改革开放 20 年来,随着发展差异的扩大,区域经济水平与实力也出现明显的梯度特征。这种“东、西”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地域位置优越性的影响,但更主要的则是由经济发展的观念与市场发育的程度所造成的。为了较为全面、客观评价全省 11 个市的经济实力,我们选择涉及经济、社会、环境、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指标设置体系,对全省各市的综合实力进行测算,将全省 11 个区域经济分为三个类型,即综合实力较强(80 分以上)、综合实力中等(70—80 分)、综合实力一般(70 分以下)。

根据有关资料测算(数据详见表 14),综合实力较强的地区为:宁波(86.5)、杭州(86.1);综合实力中等的地区:绍兴(71.9)、温州(71.1)、台州(71.0)、金华(70.6)、嘉兴(70.2)、湖州(70.2);综合实力一般的地区:舟山(69.5)、衢州(59.1)、丽水(54.9)。通过综合经济实力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浙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梯次较为明显,区域之间差异较大。譬如,宁波与丽水的差距高达 31.6 分,宁波、杭州与第二梯队的差距也有 15 分之多;除了宁波、杭州外,6 个综合实力中等的地区综合分处于标准下限(最高分绍兴 71.9);区域内部本身也存在较大的发展水平断层,温州本身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杭州、宁波相当,但其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发展极不均衡。

表 7 浙江省区域经济实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单位	指标名称	达标值	权数
1. 经济结构城市化	元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20000	45
	%	非农产业占 GDP 比重	> 65	10
	%	非农产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	> 45	10
	元	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	> 4000	8
	元	居民人均支出	> 6000	7
2. 社会结构与生活设施城市化	万元/市	邮电强度	> 500	7
	公里/市	交通运输强度	> 3500	7
	部/百户	家庭通信状况	> 100	7
	人/千人	千人拥有医生数	> 2	7
	%	社会保险覆盖率	> 50	7
3. 城市化特征	千瓦时/人	人均用电量	> 300	20
	岁	人口平均寿命预期	> 74	5
	年	劳动力受教育年限	> 10	5
	%	人口出生率	< 10	5

注:指标准值设定参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 年。

(三) 区域经济的发展及区域合作现状

通过对各市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具有区域代表性的经济特色正在逐步形成过程之中。1995年以来,杭州在坚持对传统产业改造的同时,大力发展电子信息、精细化工、生物医药、环保设备等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比重由1997年的18.9%上升到2000年的25.7%。宁波则基本形成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轻纺、机械、建材、港运为支柱的产业群,其中石油、化工行业增加值比重为21.5%;港口运输的产值比重占第三产业比重近20%。温州通过大力发展电器、化纤、塑料、服装、医药及建材等行业构筑了特色产业群,这六个行业创造的增加值约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75%,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达到50%左右。可以看到,杭、甬、温三大核心区基本不存在产业结构相似的问题,而是依据各自的情况与特点,大力发展优势产业,进而为浙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区域与区域之间在相互合作发展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状况却不甚理想。首先,发达区域之间经济交流不够,经济联系较为松散。杭州、宁波、温州三大核心城市之间相互合作发展的项目较少,据估计,1998年以来,由政府主持的合作开发建设项目每年大约为3—4项,涉及项目金额不足1个亿。这就使得省内许多自有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杭州的科技研发优势与温州的生产优势长期不能有效结合),因而也造成了大量的产业优势闲置。其次,相对落后区域形成“孤岛”现象,不能嫁接发达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成果。1996年,金温铁路尚未建成通车,丽水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1.0%、11%和14.1%;1998年,丽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5.1%,人均GDP增长速度仅4.8%,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2.3%。这个状况充分表明基础设施的完善尽管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却是区域经济发展思路与模式的创新。

在此,我们认为,必须进一步研究区域经济特征互补的现实性和可能性,进而为区域合作发展拓展新的思路 and 空间,以推动浙江经济发展优势的保持和再创。

三、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效应

根据威廉逊的区域经济增长的“倒U”型统计模型:在经济起飞阶段,随着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区际差异呈现扩大的趋势,区域经济倾向于非均衡增长;起飞阶段之后,区域间的不平衡程度将逐渐趋于稳定;当经济发展到成熟阶段后,区际差异将逐步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呈均衡态势。

从时间上看,浙江在90年代中期已经进入了经济成熟阶段,这就进一步表明,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由区域发展差异扩大到逐步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到均衡发展的历史阶段。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在经济的成熟阶段向结构高度化阶段的演进过程中,城市的功能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城市的建设与扩张,不仅有助于发挥其特有的资源集聚功能,而且还存在强大的经济辐射作用,对于提高经济发展素质,促进区域一体化进程起着不可估量的积极影响。

(一) 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按照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观点,城市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不管是区位论,还是“核心—边缘”的空间结构主义,都坚持“有利于创新的条件一般存在于迅速发展的大城市系统中”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发行工业化地区成为核心区域,而其他地区则成为边缘”的结论。由此可见,建立合理的城市体系,通过具有梯度层次的极化发展过程,以促进整个区域经济素质的提升是问题的关键。或者说,高效的组织物质财富生产和流通的空间结构,必然是以城市为中心,并由相应的多级市场区构成的网络体系,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优越的市场空间结构将对产业配置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2000年,杭州、宁波、温州三个核心城市的城市面积约占全省的4%左右,人口数量约占10%,但其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2%,人均GDP是全省平均水平的2.6倍,财政收入占全省的36%左右。这些数据反映了城市在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进一步表明了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1. 城市在区域经济素质提升中处于不可替代的位置,并成为高新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载体。

随着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及城市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城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城市的经济性职能得到充分发挥,2000年,全省建制镇以上的城市地区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份额达到75%,对财政收入和利税的贡献份额分别达到85%和90%。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为高新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全省城市经济中,第三产业GDP的比重由1979年的16.5%上升至2000年的43.1%,其中杭州、宁波、温州三个核心城市的第三产业比重2000年高达50%左右;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工业产值达到1030亿元左右,占全省工业产值的17.5%。城市已经发展成为教育、科技、服务的中心和现代化的工业基地。

2. 区域经济发展对城市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城市布局应该以经济布局为基础展开。

在对浙江的城市化问题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城市化驱动机制上,浙江表现为集中型城市化的特征,而在推进方式上则更多地表现为扩散型城市化的特点,这就使得浙江的城市化进程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进一步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反之,随着经济发展向结构高度化阶段推进,城市化建设不能仅仅着眼于规模的扩张,还应该立足于城市整体素质的提升,包括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和生活、生态环境的改善。

同时,对于城市的扩建不应以行政建制的高低为标准,而应紧紧围绕经济和社会条件的现实性、可能性,依据经济带原则布局城市网络。

(二) 城市化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相互影响度

如前所述,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较强的互动效应,但是这种互动关系的存在是以两者之间发展的内在要求为基础的。研究表明,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城市化的反作用力就会日益突出,特别是对于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以杭州、宁波、温州为例,测算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我们可以发现,GDP增长速度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呈现高度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9874、0.9826和0.9798,说明两者之间的互动作用是存在的。

依据回归模型测算,1980—2000年,杭州市城市化水平对国民经济的的影响系数为3.6574,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系数为2.9856。宁波相应的影响系数分别为3.4856和2.9768,温州则为3.4857和2.9657。对于1990年以后的数据进行截面处理,杭、甬、温三大核心区的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系数分别为4.5321、4.3892和4.3687。这个结论充分表明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城市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就会增大,因此,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系数要高于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力系数。以杭州为例,也即是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

(三) 城市化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

1995年以来,浙江城市经济规模快速发展壮大。全省11个设区市城市经济总量由1995年的1180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2320亿元,5年内将近翻了一番。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城市居民生活的改善提供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使得城乡二元的差距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及各种社会福利享受等方面。随着城市区域的扩大,城市经济带动力扩散和社会福利覆盖面的扩大,一部分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为城乡差别的缩小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以杭州为例,1995年杭州市区的人均GDP达到25287元,外围区域如萧山、余杭的人均GDP分别为10311元、9712元,人均GDP之比分别为2.5:1、2.6:1,2000年,人均GDP之比缩小到1.9:1和2.2:1。这一趋势充分表明了城市辐射效应在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方面的作用。

总之,在浙江经济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城市化的积极作用就会不断凸现,并成为工作化中后期推动经济结构高度化的主要动力。在这个阶段,特别是对于浙江经济正处于结构转型时期,进一步提出城市化战略无疑是适宜的,也是必要的,因为产业整合、资源集聚与优化配置已经成为决定浙江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

表 8 城市化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互动效应测算

年份	杭 州		宁 波		温 州	
	GDP 增幅 %	城市化水平 %	GDP 增幅 %	城市化水平 %	GDP 增幅 %	城市化水平 %
1980	19.7	25.8	17.7	15.6	18.5	12.5
1985	19.4	28.8	28.1	19.1	19.2	16.3
1990	5.8	40.5	5.7	38.6	2.3	28.2
1995	23.2	42.8	20.5	40.1	21.0	35.6
1996	13.1	43.1	17.2	41.2	23.0	36.8
1997	13.1	43.8	13.7	42.3	16.3	38.4
1998	11.2	44.6	11.1	43.5	12.9	39.2
1999	10.2	47.3	10.8	46.1	12.2	43.8
2000	12.0	58.6	12.0	55.8	12.7	51.5

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鉴》、《杭州统计年鉴》、《宁波统计年鉴》、《温州统计年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注:2000年城市化水平为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表 9 杭州市区及外围地区人均 GDP 对比

年份	杭州市区	萧 山	余 杭	人均 GDP 对比	
1995	25287	10311	9712	2.5 :1	2.6 :1
1996	27576	11471	10737	2.4 :1	2.5 :1
1998	33340	15352	13938	2.2 :1	2.4 :1
2000	38248	19984	17433	1.9 :1	2.2 :1

资料来源:《浙江统计年鉴》。

四、推进城市化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路

针对当前浙江的城市化发展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改变区域发展中存在的“各自为主、缺少交流”的现象,并进一步加快城市化建设,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参考性的建议与思路:

(一)客观看待浙江城市化水平,稳步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从整体上把握客观现状,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

根据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公布的资料,浙江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但是,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使得按第五次人口普查口径计算的结果与按原口径计算的结果差距较大。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浙江的城市化水平。在新的水平起点上,集中力量发展重点城市,实现城市化推进战略升级。只有这样,才能明确目标,积极发挥政策的引导与促进作用,走出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参考国际上一般标准,我们认为,争取到201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二)建立杭、甬、温三地之间的城市干线或城市辐射带,利用这三地的各自的产业特色和产业优势实行地域间的优势互补,以增强整体的辐射能力。

通过建立杭、甬、温核心城市发展轴,不仅可以有效促进三大区域经济联动,而且可以扩大城市网络覆盖的区域。随着工业中心点的逐渐增多,及点对点的经济联系的加强,必然会建设各种形式的交通通讯线路使之密切联系来降低交易成本,这些线路便成为连接点的轴线。在发展初期,轴线是为工业点服务的,但在形成之后,其对人口与产业就会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从而吸引企业和人口向轴线两侧集聚,并产生新的点和新的轴线。目前,除了重点发展杭州、宁波、温州三个大城市外,还必须加快台州、绍兴、嘉兴三个承接城市的发展,为中等城市向大城市演进创造条件。在重点城市周围有选择地将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建设成卫星城市(如余姚、诸暨、临安等),既可以解决人口过于密集的问题,又有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西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病。这样就可以形成浙东城市连绵带,进而构筑杭州—宁波—温州的主干轴与(嘉兴)—杭州—(绍兴)、(绍兴)—宁波—(台州)、(台州)—温州—(金华)等辐射轴交互发展的格局,将辐射效应进一步深入浙西地区。

(三)推动核心城市主导产业群向外围地区延伸,充分利用边缘地区的比较优势,建立各具特色的产业区。

区域生产要素具有综合性,区域经济发展的条件不仅包括资本与劳动力,而且还包括技术要素,两者共同决定了产业的区域配置。当前,必须重点突出三大核心城市的主导产业的特征,一方面可以避免省内多区域产业结构类同的情况,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优势互补,使经济增长多点发展,继续保持浙江工业化的先行优势。譬如,湖州、嘉兴与杭州相比更具有资源禀赋与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这种格局完全有助于实现经营管理部门与生产基地分离,充分结合杭州的技术、信息及管理和湖州、嘉兴的生产、资源的多重优势,实现杭州产业结构高度化,嘉兴、湖州产业结构升级的“双赢”目标。

(四)浙西城市应加强与核心城市的经济交流,除了资源、人力的市场流动外,还应进一步加强相互之间的市场交流与思维交流,充分发挥浙西城市的独特优势,促进主导产业的萌芽与培育。

浙西地区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为扩大大地区与外界的经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尽管边缘地区受极化效应离心力的影响较大,但是,其完全有基础构筑自身的优势产业,如丽水的农林资源、金华的小商品、衢州的化工原料等。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存在除了相对落后的经济基础外,还在于相对落后的发展观念和思维模式,不能有效地通过制度创新获得制度优势。对于温州这样一个“大进大出、两头在外”、资源禀赋不丰沛的区域,能够率先获得工业化的先发优势,并保持持续快速发展,完全在于利用灵活的市场机制,发挥制度创新的特点,通过引进资源、出口产品,完成资本积累和产业扩张。浙西地区也具有良好的商业传统和海外优势,应该充分发挥这些长处,转变相对落后的思维、观念,在承认现状的前提下,摒弃“门户”观念,主动将自己引入区域经济互补与合作发展的趋势之中。

(五)在三大核心区自然形成与扩大的过程中,政府应充分发挥政策引导的作用,培育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重点城市,加快浙江中西部城市经济圈的培育、引导,使之与浙东城市主干轴对接,促进全省内部的区域经济合作。

经济资源的流动是由市场决定的,但是,在决定流动的有序性问题上,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可以发挥特有的优势。杭州、宁波、温州三大核心区的形成与发展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随着辐射效应的增强,核心区域加

速扩张的趋势是一种必然规律。通过行政区域撤并,加快城市规模扩大是一种有效的途径,但不能背离经济规律,否则就会导致过度城市化、生态环境恶化、区域不平衡加剧的现象。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合理地扩大城市规模,加快中等城市建设,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城市的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对于浙中西部相对不发达地区而言,可以政策作为先导,选择几个中心城市作为培育对象(如金华、义乌),促进有步骤地发展,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通过区域经济合作,逐渐使之融合到浙东城市连绵带。

(六)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制度,消除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消极影响,促进农村区域从小城镇发展。

浙江的城市化问题实质在于加速农村、农村现代化,增强农村经济,促进农村区域向小城镇发展。因此,除了重点培育大城市和有选择地发展中等城市外,浙江的城市化还必须增强农村地区的集聚效应,使之向城镇转化。与韩国、台湾的城市相比,浙江的大城市(如杭州、宁波、温州)的经济实力和城市环境基本上不存在大的差距,真正的差距在于广大的农村地区。而传统的户籍制度是当前我们进一步推进城市化的一大障碍,因此,打破户籍制度,实现人才、资源的合理流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别是推进浙江城市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课题组负责人:梁普明

课题组成员:沈国良 苏海舟 潘强敏 季南 陈敏 周金华

执笔:梁普明 苏海舟 沈国良 潘强敏